

守护孩童的纯真王国。
用爱编织的温柔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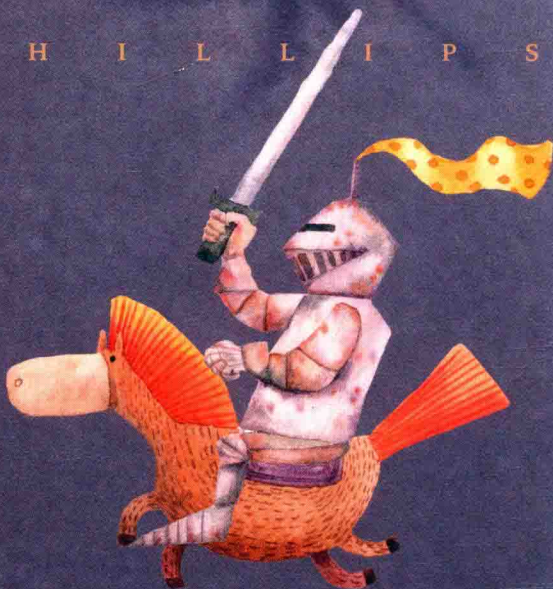
秒速逃亡。

一万一千零四十秒，

三小时十分钟，

G I N P H I L L I P S

她的 骑士男孩



[美] 金·菲利普斯 著
高源 译

PIERCE KINGDOM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FIERCE
KINGDOM

GIN
PHILLIPS

她的
骑士男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的骑士男孩 / (美) 金 · 菲利普斯 (Gin Phillips) 著 ;
高源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9.5
书名原文 : FIERCE KINGDOM
ISBN 978-7-5594-3188-2

I . ①她… II . ①金… ②高… III .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8762 号

FIERCE KINGDOM by Gin Phillips A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她的骑士男孩

(美) 金 · 菲利普斯 (Gin Phillips) 著 高 源 译

责任编辑 唐 婧 黄孝阳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姜 楠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188-2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10-83670070

- 下午 4 点 55 分 / 001
- 下午 5 点 23 分 / 015
- 下午 5 点 32 分 / 025
- 下午 5 点 42 分 / 041
- 凯琳 / 058
- 玛格丽特 / 061
- 罗比 / 066
- 下午 6 点 / 072
- 下午 6 点 17 分 / 090
- 下午 6 点 28 分 / 106
- 奔跑者 / 121
- 下午 6 点 40 分 / 132
- 下午 6 点 58 分 / 146
- 下午 7 点 06 分 / 160
- 下午 7 点 12 分 / 178
- 下午 7 点 23 分 / 193
- 下午 7 点 32 分 / 207
- 老师与她的学生 / 232
- 下午 7 点 49 分 / 245
- 猜不到的与等不来的 / 253
- 下午 7 点 53 分 / 263
- 河边的凯琳 / 283
- 下午 8 点 05 分 / 293
- 致谢 / 311

下午4点55分

有好长一阵，琼光着脚，成功地用前脚掌保持着身体平衡。她的膝盖弯曲，裙子擦过尘土。而现在她的大腿已经受不了了，于是她把一只手撑在沙地上，好让身体轻松些。

有什么东西戳到了她的髌骨。她摸到腿下，捞出了一把小小的塑料矛。那东西并不比一根手指长——这无须惊讶，因为她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小小的武器。

“你是不是丢了一把矛？”她问，“要么这个东西是一把权杖？”

林肯没有回答她，但他从她摊开的手掌上把塑料片拿了过去。他显然一直在等着她的大腿有隙可乘——他后退了几步，舒服地在她腿上坐定，身上不带一颗沙。他是有洁癖的，因此他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喜欢手指画。

“你想要一个鼻子吗，妈妈？”他问。

“我有鼻子啊。”她说。

“你还想要一个吗？”

“谁不想呢？”

他黑色的发卷儿需要再剪一剪了。他把额前的刘海儿拨开，落叶在他们周围旋转着舞蹈。被粗糙圆木支撑着的木质屋顶像一把大伞，完全笼罩了他们。屋顶的远方，阳光和阴影点缀着灰色的砾石，随着风儿在树丛间吹拂，光影也在交替浮现。

“我们到哪里搞到这些多余的鼻子呢？”她问。

“鼻子商店。”

她笑了，一边手撑着沙地往后靠了靠，感受着掌下的沙土。她从指缝里弹出一些潮湿的颗粒。“发现恐龙坑”总是那么潮湿阴冷，永远晒不着太阳，但撇开她裙子上的沙和粘在毛衣上的树叶不论，这里也许是整个动物园里她最喜爱的部分——离开干道，经过旋转木马和儿童爱畜喂养园与鸡笼，穿过被标记着“林地”的草木地带，方才能够抵达此处。这里大部分都是树和岩石，有一些孤独的动物沿着砾石小径走到这里来：有一只住在栏圈里的秃鹰，它陪伴着一辆生锈了的敞篷小货车；还有一只盯着咀嚼玩具的猫头鹰；有老是坐着不动的野火鸡，她不确定它们是否真的有脚。她想象某个残忍的猎人搞了一个恶作剧，把一种浸着汗水的项圈挂在了火鸡的脚上。

她喜爱这些树林中带着点儿危险的奇谲，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光景点，这种奇谲常常被转化为某种敷衍的、不上心的尝试。比如眼下，一条飞索横在树与树之间，但她从没看过谁玩这条飞索。她记起这里好几年前有一只电子恐龙，还曾经有过一条闹鬼的小路。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些事物可以称得上是奇谲的：她猜想是真正的然而有可能是假的大圆石，再加上有裂口的木篱笆和一座开拓者小屋。一切摆设都没有明显的目的。那些空荡荡的水泥池有可能是大型哺乳动物的饮水洞。在一条天然小径上有一些偶尔出现的人为指导，随意冒出来的标识物配合着人们随心所欲而不是特别有规划的散步。举例来说，一棵树好歹贴上了“擦树”的标签，而围绕它的另外二十棵树则让人叫不上名字。

“我来给你讲点什么吧。”林肯开始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你知道奥丁会使用什么吗？”

实际上，关于北欧神话，她最近倒是知道很多。

“一个眼睛商店？”她问。

“是啊，当然了。因为接下来他就可以不再戴他的眼罩了。”

“除非他喜欢眼罩。”

“除非是那样。”林肯同意。

他们周围的沙地散布着英雄和坏蛋——托尔（Thor）^①和洛基（Loki）^②，美国队长，绿灯侠以及钢铁侠。林肯喜欢玩儿塑料小人，最近，他的小人儿都成了超级英雄。在这个沙坑里，仿制的骨骼悄悄藏在他们下方——某种已经灭绝的动物的脊椎从他们身后的沙里伸出来一小截，一桶用烂了的画笔露出来一半，它们通常是用来在沙地通过刷掉沙子来作画的。她和林肯过去老来这里挖掘恐龙骨，那是在他三岁以前。可是现在，四岁生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小考古学家了，都有过好几种变身了。

恐龙坑目前像是一座沉默之岛，是洛基——托尔的那名像恶作剧精灵一般的兄弟——曾经被囚禁的监狱。林肯不再提诸如多余的鼻子那样的问题了，他沉浸在对玩具小人的操控中。他模仿着各个角色的说话，自编自演着剧情。托尔试图让洛基承认他造出了火魔，而洛基当然不肯。随着林肯绘声绘色的表演，空气里一直回响着一场史诗般的大战之声。

林肯往前靠过来了一些，继续诉说着他的史诗。

“卑鄙的坏蛋咯咯笑了，”林肯诉说着，“可是接着托尔有了一个主意！”

① Thor，北欧神话中掌管雷、战争和农业的神。

② Loki，北欧神话中的火神。

他把这些称之为他的故事，如果她任由他说下去，他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她喜欢这些故事，以及他发明出的人物。他编造出一个坏家伙叫做“马人”，会把人变成马。马人的对手是冯马(Horse Von)，他会把马变回成人。真是一个恶性循环。

琼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任由林肯一边让他不同的人物各自发展不同的故事，一边变换着讲述的语调和腔调。她让思绪信马由缰，心情愉悦而轻松。通常，在上午，这些小径上会挤满婴儿推车和穿着瑜伽裤的母亲们，而到了下午的晚些时候，大多数访客都会被清场。有时候，她从学校把林肯接走后，会和林肯来到这里——他们会在图书馆、动物园、公园和科技博物馆之间轮换——只要她能够，她便会带着他来到树林里。这里有蟋蟀，或是某种叫声像蟋蟀的东西，有鸟鸣、树叶的沙沙响，但是没有嘈杂的人声，只有林肯在模拟塑料小人的对话。他已经熟谙超级英雄的谈话模式，不仅是照搬英雄们在电影中说话的神气和语调，还能发挥，变成他自己的。

“他的腰带上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的邪恶计划失败了！”

他因为兴奋而颤抖，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摇摆，从他的前脚掌到他胖乎乎的拳头。托尔在空气中上下跃动，那是林肯拿着他在跳上跳下，她好奇他喜欢的到底是正必胜邪的念头，

抑或只是这场令人激动的战斗，她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她可以对他声明：在善与恶之间其实有一片被大多数人占据了的中间地带。算了，他如此开心，她不想把事情弄复杂。

“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妈妈？”他问，“在托尔打了他一拳之后。”

“发生了什么？”她问。

她已经完美地掌握了用一半注意力聆听的艺术，而她的另一半注意力在神游。

“实际上，洛基一直都在控制托尔的心灵。这一拳让他失去了力量！”

“哦，”她说，“那么然后呢？”

“托尔反败为胜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可是镇上有一个新的坏蛋，天哪！”——而她在蜷起又伸直脚指头。她思考着。

她想着还需要去为自己的朋友玛蕾准备上一份结婚礼物。有一位画犬画的艺术家的来一幅犬画看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她应该考虑订购，发送一封电子邮件给那人，即使“订购”对一位艺术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有侮辱性的词儿。她想起她本来要在今天早上打电话给姨奶奶，她觉得也许——她正在解决留下来的问题，恰好在这里，在洛基被埋进沙里时，她刚好

蹦出了一个念头——也许她会给姨奶奶发一封电子邮件，给她看林肯在学校做的搞笑的纸袋猴。理所当然嘛，艺术品比电话更好，虽然对于这个结论有某种自私的成分在里头，因为她讨厌讲电话。嗯，好吧，这是一种逃避——她知道——但是不管怎样，她决定了给姨奶奶看纸袋猴。她想起姨奶奶做的南瓜酱。她想起厨房碗柜里剩下的香蕉片。她想起布鲁斯·巴克林纳^①。在初中的时候，她有点儿为他在《侠骨柔情》（Scarecrow and Mrs.King）中的表演而着迷，而她成年后发现这个剧居然可以全部在网上找到，因此就重新看了一遍，一集又一集——在20世纪80年代的剧集中，它算是出类拔萃的，其影响力持续多年——她记不得李和阿曼达是在第二季还是第三季结尾亲吻的了，第二季她还有六集没看，但她可能总是直接跳到第三季。

一只啄木鸟在附近的树上敲来敲去，她的思绪被拉了回来。现在，她注意到林肯手上的疣子更大了，看起来就像一只海葵。美丽的光影在砾石道上交替，林肯正在模仿他的坏蛋大笑，这场场景让她心里一颤：儿子坐在她腿上的一个个下午，围绕着他们的棵棵树木，这宁谧的氛围，真是一种欣悦。

① Bruce Boxleitner，出生于1950年，美国演员、科幻小说及悬疑小说作家。曾主演过1982年迪士尼的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代表作亦有电视剧《侠骨柔情》《魔界奇谭》《雪松湾》等。

托尔被她的脚绊倒了，他的塑料头碰到了她的脚趾上。

“妈咪？”

“嗯？”

“为什么电影里的托尔要戴头盔呢？”

“我觉得戴上头盔后很难看清楚东西了。”

“可是，他是想要保护头部吗？”

“我猜有时候他戴，有时候不。这得看他的心情。”

“我觉得他应该一直都保护着头部。”他说，“如果没有头盔，战斗会变得很危险。你认为为什么美国队长只戴一副面罩就够了？那可不怎么能保护他啊，对吧？”

保罗会觉得这些关于超级英雄的聊天很无聊——她丈夫更喜欢谈论足球阵型和 NBA 队列——可是琼并不在乎。她曾一度为神奇女侠而着迷。超级英雄战队。无敌浩克。如果他们打起架来，谁能赢呢？她曾经问自己的舅舅，超人还是无敌浩克？他说，嗯，如果超人输了，他总是会飞走的。她那时候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回答。

“美国队长有盾牌。”她告诉林肯，“那就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

“如果他不能及时用它挡住头部呢？”

“他的动作可快了。”

“可我还是觉得不够安全。”他说，依然不相信。

“好好好，你是对的。”她说。因为他的确是。“他真的应该戴上一个头盔。”

这片沙坑的后墙是某种人造的浅褐色岩石，膨凸凸的。一只小动物正在这片墙后面拱来拱去。她希望那可别是一只大老鼠。她想象那是一只松鼠，但提醒自己别回头。

她打开皮包，看了一眼手机。“差不多五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朝大门走了。”她说。

就像他经常表现的那样，当她说起“是时候了，别玩了”，他都会装聋作哑。

“末日博士经常戴面具吗？”他问。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她问。

“是的。”

“我说了什么？”

“我们要走了。”

“OK。”她说，“是的，末日博士总是戴着面具，因为他有伤疤^①。”

“伤疤？”

① 这里，林肯是把“伤疤”（scar）和“围巾”（scarf）搞混了。

“是啊，他在实验室里弄上的伤疤。”

“为什么因为有伤疤他就要戴面具？”

“因为他想盖掉它们。”她说，“他觉得它们很丑。”

“为什么他会觉得它们很丑？”

她注视着一片亮橘色的叶子落在地上。“嗯，它们让他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她说，“有时候，人们不想看起来不一样。”

“我不觉得伤疤很丑。”

他在说的时候，一个尖锐而响亮的声音穿过树林。两声爆响，然后又是好几声，像是气球爆了。要么就是烟花。她试图想象有人在动物园里做着什么举动，使得那行为听起来像是小型爆炸。跟万圣节有关？他们已经到处挂上了小灯——没在林地这儿，而是在那些人气更旺的路上——那么，也许是变压器爆了？要么是有人拿着手提钻在施工？

又是一声巨响。又一声，再一声。听起来可比气球爆裂的声音响多了，而且不像手提钻那么有规律。

鸟儿们全都不叫唤了，可是落叶继续婆娑飞下。

林肯无忧无虑，一点都没受干扰。

“我可以用我的蝙蝠侠来对付末日博士吗？”他问，“蝙蝠侠穿着黑衣服，如果我用上他，你会给他做一副合适的面具吗？”

“当然。”她说。

“你会用什么做呢？”

“锡纸。”她建议。

一只松鼠从土坑的顶棚上窸窸窣窣地走过，当松鼠跳到树上时，她听见了树枝轻轻地摇晃。

“我们会用什么来做围巾呢？”林肯问。

她看着他。

“围巾？”她重复道。

他点了点头。她也以点头回应，一边琢磨着他是什么意思。她沉迷于解码他脑袋中的念头，这便是为人之母需要做的许许多多琐事之一。这种观察与牵挂令她觉得越发快乐了，因为她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而一旦发现并投入其中，那真是非常有趣。他的小脑袋瓜复杂又独特，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在想事情。他睡觉时，有时候会喊出一整个句子——“别下楼！”要窥探他的内在机器系统其实是有窗户的，她永远都不会知道，而这恰是最令人激动的。他是一个与她完全分开的个体，如同她自己一样鲜活而真实。

围巾。她在解这个谜。

“你的意思是他脸上的围巾？”她问。

“是啊。他觉得难看的東西。”

她笑了：“哦，我刚才说的是‘伤疤’——比如爸爸的胳膊上在他小时候被水烫了之后留下的东西？或是我摔跤之后我膝盖上的那些玩意儿？”

“哦。”他说，怯生生地。当然，他也笑了起来。他很快就开了个玩笑：“伤疤，不是围巾。那么他不觉得围巾很丑咯？”

“我真的不知道末日博士会怎么看待围巾。”她说。

“他脸上没有围巾。”

“没有。那些是伤疤。”

她听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思考着能不能把伤疤这个念头处理得更更有技巧一些，一边遐想着枪声。但那些声音不可能是枪声，如果是的话，到现在为止，她应该听到更多其他的声音，比如尖叫或是警笛或是大喇叭里有人在宣布什么。

什么都没有。

她已经看过太多的战斗了。

她查看了一下手机。离动物园关门只剩下几分钟了，很有可能他们以为自己安然自在地待在这片树丛中，可其实是被人监视着的。她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这样一幅图景：他们在动物园里扎营过夜，也许是故意藏在这里，打算在午夜的漆黑一团中去探访动物们——童书中可是描写过这种情形的。当然了，简直荒唐嘛，因为肯定会有保安的。但并不是说她曾经在这里留

意到有保安的存在。

他们该动身了。

“我们得走了，甜心。”她说着，把他从腿上举起来，直到他站好，虽然他不是太情愿。她觉得他应该穿件外套，可是他来之前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冷，因此她就随他把外套留在了车里。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吗？”他问。

她从沙里起身，脚滑入凉鞋。既然她自己如此喜爱凉鞋，她也没什么理由让他去穿外套。

“没有。”她说，“快要五点半了，那是关门时间。对不起，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锁起来了。”

现在她开始为那样一种可能性而担忧了——她等了太久了，要走出树林的话还有好长一段路呢，接下来穿过儿童娱乐区也有一段长距离，他们的时间非常紧。

“我们可以在游乐场上停下，走过那座桥吗？”林肯问。

“今天不行。我们可以明天再来。”

他点点头，迈出沙坑，踩到稀疏的草地上。他不喜欢打破规则。如果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该回家了，他就会回家。

“你能帮我穿上鞋子吗？”他问，“并且把我的小伙伴放到你的包包里？”